

叶舒宪 著

TOP BOOK
饕餮客

geyukuangjuan

阉割与狂狷

人是阉割动物
男性的生理大悲剧
阉割恐惧与还阳信仰
阉割的神圣起源
是睡狮还是睡美人
中国文化中的“疯”与“狂”
不阉即狂……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叶舒宪 著



阉割与狂狷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阉割与狂狷/叶舒宪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9100-7

I. ① 阉… II. ① 叶… III. ① 文化史—研究—世界
IV. ①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854号

阉割与狂狷

作者: 叶舒宪

出品人: 惠西平 

总策划: 宋亚萍

策划编辑: 韦禾毅

责任编辑: 张玉霞

整体设计: 哲峰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制版: 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润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mm×1240 mm 32开 10.25印张 1插页

字数: 225千字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4-09100-7

定价: 32.80元

一 人是阉割动物/1

1. 人是阉割动物/1
2. 反本能的选择/3
3. 阉割、驯化与文化/5
4. 自我控制技术/8

二 阉割的文化效应/13

1. 关于阉割的理论/13
2. 阉割与人对自身的认识/21
3. 阿洛尔人的阉割恐吓/26
4. 人体的“多余处”：阉之可能/31
5. 子阉父神话及其原型/36
6. 男性的生理大悲剧(上)/43
7. 男性的生理大悲剧(下)/49
8. 印第安人的原罪故事/53
9. 原始版的《肉蒲团》/60
10. 阉割的文化效应/68

三 中国阉割文化的整合观/78

1. 阉割文化的整合观/78
2. 古汉语中的阉割世界/80
3. 畜之阉与人之阉/92
4. 从阉割到圈养/100
5. “汝割我卵,我去汝头”/106
6. 阉割恐惧与还阳信仰/116
7. 二元对立编码与中性化理想/123

四 阉割的神圣起源/132

1. 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132
2. 雌雄片合与抱一理想/136
3. 作为抱一人格神的伏羲女娲/143
4. 一与壹、壹与葫芦/147
5. 壹与中性之神/153
6. 阉割的神圣起源/156
7. 寺人的兴衰荣辱/164

五 心理阉割/180

1. 是睡狮,还是睡美人? /180
2. 三教归一:儒释道的阴性化倾向/186
3. 作为文人之祖的尹/197
4. “文”的特权时代/202
5. 尹寺与“柔”的理想/210
6. 去势与“柔”的文化价值观/221
7. “温柔”又加“敦厚”/227
8. 柔儒公案再检讨/235
9. “需”与“儒”的阐释循环/242
10. 柔儒的文化背景之发掘/250

六 狂狷与反阉割/268

1. “狂”的相对性/268
2. 中国文化中的“疯”与“狂”/275
3. 狂易与佯狂/282
4. 佯狂为巫及药和酒/289

5. 不阉即狂/299

6. 后现代视野中的疯狂与温柔/305

七 结语:超越阉与狂的展望/313

后 记/321

1. 人是阉割动物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过程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而展开，“人是什么”这样永恒的难题从神话时代的斯芬克斯谜语直到当代的贤哲智者，始终不断地向人们发出挑战。诸如：人是社会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语言或符号动物等等命题，在思想史上层出不穷，但迄今尚没有一个答案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从而精确而完整地把握人之所以为人的奥妙所在。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人本身是认识对象中最丰富最复杂的对象，牵涉到现有知识和学科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关人类特性的思考必然呈现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情景。因此，与其奢望一语



古埃及斯芬克斯像



俄狄浦斯猜斯芬克斯谜语，现代艺术的再造

道破人的全部秘密，不如默认此一难题的开放性、多面性和无止境性，鼓励人们从各种背景、学科、层面和语境出发，探寻有关人之特性的新知识、新发现，从而使我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

本着这种多元论而非独断论的宽容态度，我想斗胆提出一个并非耸人听闻

的新命题：

人是阉割动物。

作为这一理论命题得以成立之基础的，是如下两种众所周知的经验事实：

其一，在宇宙间所有物种当中，人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自我改变性别特征的动物，其所用以改变性征的技术手段为阉割。

其二，在宇宙间所有物种当中，人又是唯一能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去对其他物种施以阉割术的动物。

以上两种唯人所独有的现象理应得到理性的观照乃至哲学的概括，其社会生物学和文化学蕴涵的发掘，将使我们获得一种重新审视人的特性、文化与进化、文化与人格关系诸问题的独特视角，尤其对深入理解像中国这样具有源远流长的阉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的性格，会有相当的裨益。

人是阉割动物这一命题的提出，还在理论上引发出另外的相关问题，如阉割的起源，是进化中的必然现象抑或是偶然的恶作剧？



人是能改变自己形体的动物

(古希腊瓶画中所见阴阳人制作)

又如阉割的本质，是生物—物理现象，还是文化现象？再如阉割的时空分布，为什么阉割在某些文化中只是特定时期的流行现象，在另一些文化中则与文明的进程相伴始终，而还有一些文化则拒斥阉割（如日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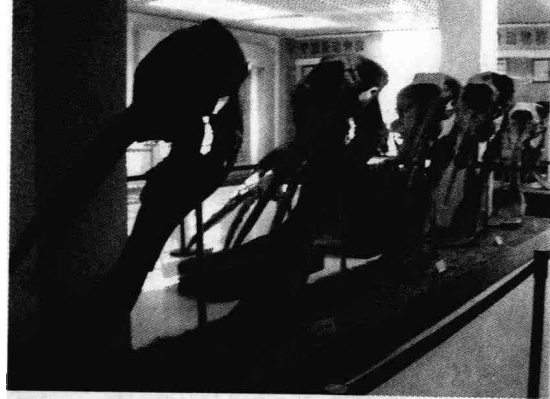
2. 反本能的选择

在生物界的两性现象中，人们早已发现了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好像是自然造化的有意安排，又好像是进化途中的必然生成。在同性生物之间似乎潜伏着某种天

生的敌意和本能的攻击欲，由此而铸塑出同性相斥的行为选择模式。雄性动物在求偶场合的相互竞争和打斗，我们在“动物世界”一类的影视节目中已经司空见惯了。

正像鸟有翼，鱼有鳃，哺乳动物都有乳腺，任何本能行为都是在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晶。在生物个体发育的过程中，通过个体与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天生的行为得以激活和表现。除了个别的发生学障碍或先天病变的特殊案例以外，生物个体是无法自主改变其本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例如，在特定的水域中修筑势力范围的雄性三棘鱼，每当发育到性成熟之际就会发生必然的生理反应，其咽喉和腹部都变成显眼的红色。只要有相同红颜色腹部的其他雄性三棘鱼出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会引发出猛然的威吓和攻击行动。生物学家用人工制成的三棘鱼模型放入水中，只要模型的下半部涂以红色，照样会引发剧烈的攻击反应。这一事例说明“同性相斥”作为一种选择性的条件反射行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生物体的遗传本能。

唯有进化程度最高的人类才空前地获得了对抗生物本能，改变遗传的选择性反应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能力，从而在生物的大千世界中脱颖而出，上演着一出历久弥新的文化对自然、意志对本能的攻坚大战。阉割术的伟大发明史无前例地改变了生物间两性天然划分的遗传鸿沟，在有限的范围内成功地结束了同性必相斥、异性必相吸的自然法则的效力，使第三性——雌雄同体或中性生物的存在借技术文化的支持而成为可能。被阉的雄性动物之间、被阉的雄性动物与未阉的雄性动物之间的对立因性竞争的丧失而不复存在；阉人



在进化中灭绝的铲齿象化石，2005 摄于甘肃和政自然博物馆

也因其性别特征的改变和重塑成为社会中一类独特的成员，由他们的存在而派生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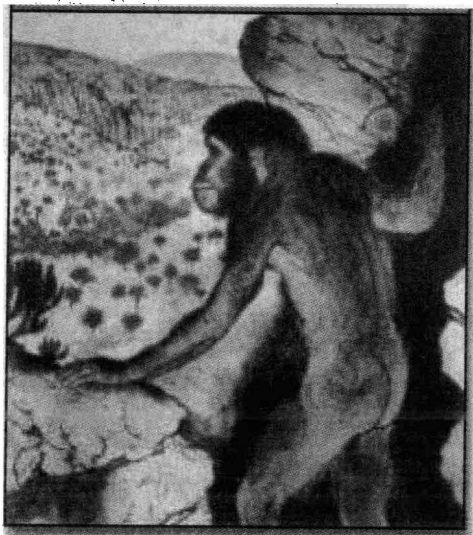
于既定的男与女、夫与妇、父与子、主与奴、君与臣妾等等正常的社会关系，又由此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引发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凡此种种，皆为人类社会所独有，皆为反本能、反自然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建构，其意义远在道德的是非善恶评价之外，更不是个人主观情感上喜好或厌恶所能范围的。

然而，正由于人们对阉割——尤其是阉人现象的传统偏见流行已久，逐渐形成了鄙夷和厌恶的情感反应定势，所以无法公正客观地去看待这种现象，特别是无法把阉割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事实，进而思考它对人类文明进程所应有的积极意义。

3. 阉割、驯化与文化

进化中的超生物变革终于把处于生物进化链之终端的人类推向了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文明阶段。作为文明发生的根本条件，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在进化后期获得巨大的升级。这一跃升的重要步骤分别为人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成功，因而从驯化角度去考察文化进化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三百万年前东非的南方古猿，到五千年前西亚和北非的文明发生，人类经历了从猿到人、从智人到文明人的全过程。在这约三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大约有二百九十多万年狩猎采集生活的历史，



南方古猿的复原图

只是到近一万年以前，驯化才伴随着农耕和畜牧两种新生产方式的创始而在最初的农人和牧人那里拉开序幕。一万年的时间若放置在三百万年的跨度中来看，确实是一个小得令人惊讶的比例。人们面对这一组数字，不禁会发问，为什么人类先祖靠狩猎和采集维生的历史是一

段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过程，而自从掌握植物、动物的驯化技术以来，就在数千年的短暂冲刺中，一下子由原始跃入文明了呢？

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之谜。求索谜底的线索似可在“文化”这个词的本义中去探索。简单地说，西文“文化”（culture）一词的通常用法泛指“有教养的人”，亦即去除了蛮性的高等人，被教化、驯化之后的人。这种语义是建立在该词本义之上的某种比喻引申的结果，culture之本义为耕种、培植、养育，是对自然生长发育的植物、动物的一种人为干预、调控。因而西语中“文化”总可同“自然”（nature）一词相对而存在、相对而使用。这样看来，“文化”概念起源于农业、牧业生产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性变更。“文化”一语从专指对动植物的驯化到泛指“有教养的人”，这个转

义现象本身便蕴涵着一层意味深长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对动植物的驯化导致了对人类本身的驯化。这真是一个人类始料不及的意外结果，或者说是文化进化中最神奇的无意识收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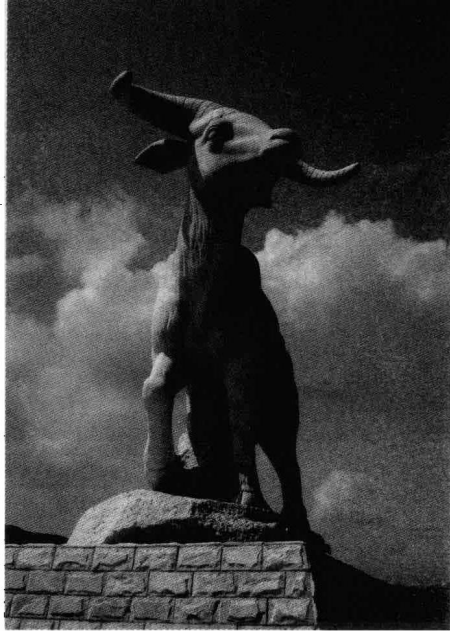
就人类驯化自然的基本对象而言，主要是植物和动物两大类型。

为什么对植物的驯化手段——农

业，和对动物的驯化手段——畜牧业，是在大致相同的进化阶段中相伴而发生的呢？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看法值得重视。他从旧大陆上最早出现农、牧业生产的中东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出发，对上述问题做了文化生态学的解释：

在中东出现农业的地区恰好不仅有野生状态的小麦、大麦和豆类植物，也有绵羊、山羊、猪和牛的老祖宗。当农业兴起之前的人们在野谷茂盛之地建立定居点时，那些靠野生谷物为生的大群野羊不得不和村民发生密切接触。人们不让野羊吃成熟的野谷物，只许它们吃些残梗利叶。这样，原先的猎人们无须再去找野兽了，倒是野兽为谷物茂盛之地所吸引，走到猎人身边来了。

由于谷物对野兽的吸引力极大，猎人们有了获取肉类食物的双重动力和机会。如果不是因为产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动物保护运动——动物人工畜养的话，这些动物种类很可能和以前许多动物一样走向灭绝。



进化与退化并行：当年的羊比今日牛更壮：

甘肃和政羊塑像



原始人生活图

畜养驯化野生动物
给人类带来新的难题：
有限的野生谷物对于人
和家畜的双重消耗而言
显然供不应求。谷物的

人工种植开辟出解决此一难题的有效途径。家畜靠吃农作物的残梗和枝叶就能生存和繁衍，人们把这些驯化了的动物圈养起来，取其奶和肉，作为谷类食物的补充。大约在一万一千年到九千年前的伊拉克和伊朗的最早的村落遗迹，考古学家同时找到驯化的绵羊、山羊和驯化的植物——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人工培养品种。^①可以想见，这种初始期的动物和植物的双重驯化共生体系给人类的生存方式带来何种剧烈的变革。也正是在这同一区域，在驯化成功后的四五千年便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城邦与文明——苏美尔。由此不难理解，从动植物的驯化到人类自身的驯化，在三百万年的进化的长征之中只不过是一步之遥。

驯化的事实对于人类铸塑其作为文化动物的本质来说，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了。通过以上对驯化与文化（文明）的内在关联的探讨，再回过头来看驯化技术中的阉割一项所特有的文化功能，无疑会激发更深一层的兴趣和启迪。

4. 自我控制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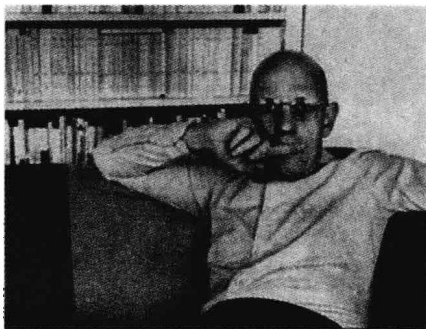
福柯在其《性史》中曾引述哈贝马斯关于人与技术之间三种关系类型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补充和发挥出第四种关系。哈贝马斯

的三种关系类型依次为：

（一）生产型技术：即使人能够生产、转换和操纵事物的技术；

（二）意指通讯型技术：即使人能够运用符号系统的技术；

（三）支配型技术：即使人能够将意志和目的强行施加于他人的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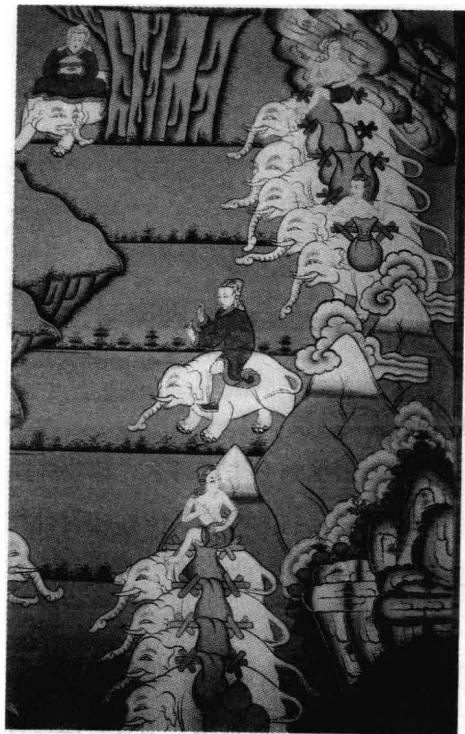


福柯

福柯对于这些外在的技术行为类型的划分未置可否，却独辟蹊径地提出了一种更加隐蔽的、内在的技术行为类型，他称之为自我控制的技术。其《性史》第三卷命名为“自我的关照”（The Care of the Self）便暗含此意。

自我控制之技术指的是人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和行为加以控驭、调适和操作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自我教化和培育，把自身朝向某种理想人格标准加以改造和铸塑。福柯认为这种内在的技术行为早在文明初期便已得到某种理论上的自觉，表现在古希腊哲学中有所谓“自我驯化”（cultivation of the self）^②之说。

这里的“驯化”（cultivation）一词也可以较文雅地表达为“培育”或“修养”。其词根和“文化”（culture）一词同样，都是cult，其拉丁词为cuhus，意指开垦荒地为农田并且居住下来。这一过程实在称得上是进化史上的大变革，“文”与“野”、“化”与“蛮”（即“不化”）的根本分水岭。人类由此次驯化经验中获得的关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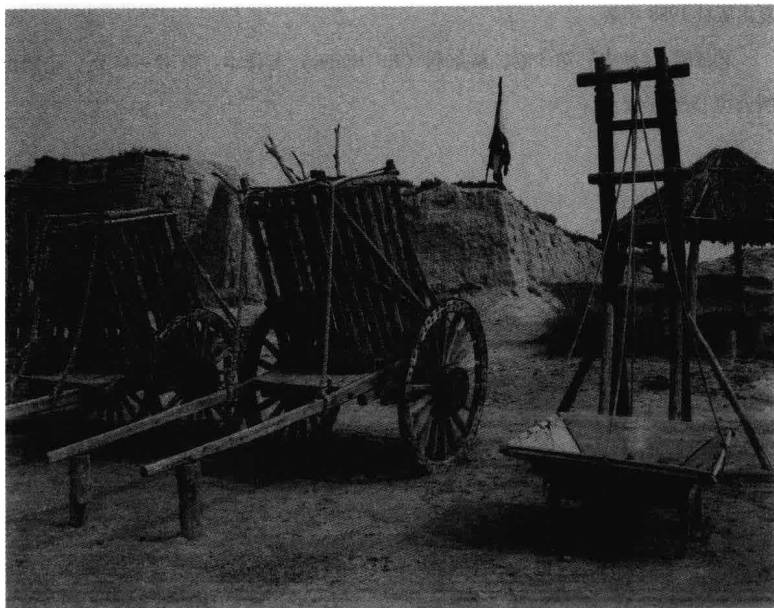


驯化：甘肃拉卜楞寺佛教壁画中的驯象队

的种种启示，成了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石和路标，自我驯化和自我控制的技术也随着文明的进程而日益完善。由于社会权力的集中和强化，对个人的监控与惩罚之手段日趋多样化、复杂化。福柯曾注意到此种监控与惩罚由显到隐的转化过程，它们甚至可以体现在物质化的建筑结构之中，体现在事物之中，好像是事物的本质一样。诊所、监狱、疯人院等新生事物均可视为西方

文明社会中在权力支配下的种种驯化新技术和新手段。而借助于福柯的洞察，反观中国文明，阉割与缠足这两大奇特现象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权力对男性与女性分别施加的监控形式，可以视为是内化到人体生理结构之中的最为潜隐的监视与惩罚之手段，或可视之为华夏文明特产的政治生理学。

父权制的封建宗法社会培育出的这两套调控身体的方式，通过文化的整合作用而关系到生理的、物理的、医学的、社会的、政治



对人的驯化丝毫不亚于对兽：体现身体控制技术的清代囚车的和意识形态的诸多方面，衍化出一些相关的文化特色。更为具有深意的是，由身的改变到心的改变，由生理性的调控手段又发展出心理—精神—人格层面的铸塑调控技术，从而真正切入文化深层。这样的考察视角当然不会再使我们仅仅停留在猎奇的或揭丑式的观照水平上，对阉割与缠足做现象上的陈列展览，而是从各个侧面、部分、细节入手，试图引向对文化总体的整合性把握，从而站在人类学立场达成对中国文化与人格之间互动关系的某种新的理解。

注释：

①参看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文化的起源》第16—23页，黄晴译，华